明語林

明語林卷十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術解

劉誠意少嘗與夏煜孫炎輩遊西湖望西北雲成五色光射湖水衆謂慶雲擬賦詩劉獨引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在金陵後十年有英主我當輔之

高祖與友諒鏖戰鄱陽劉誠意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誠意手揮急令更舟坐未訖顧前舟已爲礟碎

劉青田在建德適張士誠來伐李岐陽文忠奮欲戰青田固止曰不三日賊走矣三日登城望顧其下曰賊走急追勿失衆見壁壘旗鼓如故疑不敢發往視果空壁竟追取其帥

周顚仙自南昌從太祖時自言入火不熱上命巨瓮覆之積蘆五尺許火盡啟視端坐如故寓蔣山與寺僧怒不食已半月帝幸翠微召之步趨如常帝曰能不食一月乎對曰能乃坐之密室廿有三日上至賜食乃食

太祖將援南昌問顚仙陳氏方强吾此行何如顚仙仰

視良久曰此上無陳氏也因命從行舟次皖城無風不能進上問之曰行且風矣不數里風作

張三原鐵不修邊幅人謂之鐵傷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一啖斗升俱盡時或辟穀數月不饑

孝陵嘗微行至一寺羣僧悉出伏迎道左上問若何以知朕至對曰鐵冠道人云因召至上方食餅未半問道人能先知當言我國事道人乃誦語數十有曰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後悉如言

建文之生高帝知其不終乃以匣錮之戒曰嬰大難乃

啟及金川失守内璫捧匣至發視得僧牒楊應能名及髠具緇衣遂髠髮從隧道出

程濟有奇術建文小河之捷勒名紀功濟時在軍中夜起祭人莫解者及成祖至徐州見碑大怒趣左右椎碎之椎再下遽命止籍其名後按族之濟名正當椎脱遂免

姚廣孝嘗游嵩山佛寺袁珙相之曰盛馨胖和尚目三角彯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燕王聞之因召至燕與使者飲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入肆珙

一見趨拜曰龍姿鳳質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略內藴眞太平天子王曰度何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其候也世傳二語曰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天子於長安酒家

徐武功陰陽方術無不精貫正統末熒惑入南斗徐語其友劉溥曰禍作矣急遣其室以行及南宮復辟衆就武功謀武功升堂而視象緯曰事在今夕不可失也

英廟北狩嘗令金寅筮得乾之復寅附奏曰大吉四初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

歲一躍秋潛秋躍淡歲也明秋鴐當復繇勿用應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也午奮于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當九年之後歲丁丑月寅日午合于壬乎後悉如言

韓公雍總督兩廣獲術者懼惑衆命斬之公試問曰知斬汝者誰曰緋衣人公命更白衣斬之問其人乃裴姓也

劉偉知府比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我死後鄉人往往見之劉氏聞之發棺視唯一履在

嚴分宜日集天下堪輿遍求吉壤有術者指一地曰葬此後子孫當相天下如言啟土治穸內有古冢按碑識乃是分宜遠祖

巧藝

冷起敬少從沙門更業儒初不解畫一日于四明見李思訓筆法忽發胸臆效之月餘山水人物尤加工麗遂入神品尤精音律爲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

王安道履　畫師夏圭評者謂行筆秀勁布置茂密作家士氣咸備及游華山見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學畫不過紙絹相承指名家數于是屏去舊習以意匠就天則人問所師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作圖四十記四篇詩百五十首云文章當使移易不動勿與馬首之絡相似

宋文憲一黍上能作十餘字

高廷禮詩既有名山水尤妙或求畫者輒自戲曰令我作無聲詩耶時稱廷禮二妙

謝孔昭每營一障度或踰年舉筆立就蘇性初爲人畫一幅終歲不成時人語曰謝速蘇遲各極其致

岳季方書法高簡旁通雕繢嘗戲畫蒲萄遂稱絕品

周文安洪謨嘗手製璇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劃精巧

沈石田每營一障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風趣冷然使覽者若雲霧山川集于几上

王敬夫將塡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曲其技而後出之康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之

豐道生坊家藏古碑刻既富一一臨摹自大小篆古今隸草無不明了其中年得意處殘篇小碣人驟見之莫以爲今人

周伯器鼎界畫烏欄信手與目未嘗摺紙爲範而毫髮不爽

梁辰魚善度曲囀喉發響聲出金石崑有魏良輔者造曲律世稱崑山腔者自良輔始而辰魚獨得其妙

祝希哲少度新聲傅粉登場即梨園子弟自謂弗及書法自急就迄虞趙上下千年具臻神妙

楊忠愍受樂于韓苑洛閉戶耽思夢舜授以黃鍾遂合

呂律試樂之日有九雀飛集於庭

諸生汪宗孝有義概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

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

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栗乃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

從之

馮子履備兵雲中屬彝酋那吉入市操强弓請與戲下

士角射公曰吾與若射鹵射利近乃特遠其侯公連射

皆中酋盡輸其衣裘鞍馬已乃前其侯使自射而賞之

復盡予所奪。酉大愧服去

方子振八歲知奕時于書案下置局布筭專䇿入神年至十三天下無敵

西洋人利瑪竇精厤象推筭勾股圭測之術規玻璃爲眼鏡燭遠者見數百里外物顯微者能鑒疥蟲毛爪箆銅爲小鐘以繩貫懸之機關相輸軋應時自叩週十二辰刻漏不失他所製器皆機巧眩人從來未有

企羡

楊鼎鄉薦聞陳祭酒敬宗之賢乃求入南監不攜一僮

朋執纂事

楊仲舉冢講道胥溪生徒日衆楊文貞自廬陵來邂逅求館公叩其中而語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當求我所師者事之遂辭去

文清初授御史文貞當國令人邀文清一識面文清謝以糾劾之任無相識理一日楊于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

楊東里一日新修廳事戒家人亟治具往邀楊仲舉過飲曰門戶初闢必一君子先行

張益初與夏㫤同年俱喜作文寫竹後㫤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㫤竹妙絕亦不復寫竹

張司馬悅任留都雖中官皆敬禮之守備陳某嘗設席獨延公置上坐子弟問吏召何人曰他人那可同此席

賀給事欽聞陳白沙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世即用我而我奚用焉即日解官歸執弟子禮既歸肖白沙小像懸於家有大事必咨啟而行

劉閔恭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徐貫劉大夏每拜其門輙曰今之顏子

耿文恪裕爲禮書時嘗謂人曰吾暮自部歸必過三原王公門見蒼頭每持秤市油吾雖貧入仕未嘗市油見之不能無深媿以是每過輙面城而行

陳粹之按察豫章罷歸無以朝夕月廩於公三石南州人過者輙望其閭而拜

有朝鮮使于鴻臚寺見舉人劉甲問知其貫曰是劉公鄉人耶公起居何似劉問故曰吾聞中國李西涯劉東山久矣後劉公遠戍安南使貢者問廣令曰劉司馬遠戍西鄙得毋恙否

嶺南人遊國學北中人士必問之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爲驗而因以輕重其人

蔡虛齋友甯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爲弟子旣又友儲殖菴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

徐健菴與白良輔論學不合而罷比曉白詣徐叩門揖曰吾中夜乃思得之始知吾子賢予遠甚

邵二泉寶云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大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社稷大功皆願爲執鞭而不可得

許襄毅進　謂邢知州曰吾遙知關西有二高一爲華岳一爲雍世隆

劉瑾慕康德涵才名欲招致康不肯往及獻吉繫獄康慨然詣瑾瑾大喜過望延置上坐急趣治具康曰僕有所言許我乃得留瑾曰惟先生命康曰昔高力士爲李白脫靴君能之乎瑾曰請即爲先生脫之康曰僕何敢當李白李夢陽之才百倍于白一不當公遂下之吏亦安肯屈白乎瑾從屈謝明日夢陽得釋

王龍溪少年任俠日就飲博陽明欲一晤不可得令弟

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因命密瞷龍溪隨至酒肆索與共博龍溪笑曰腐儒豈能爾曰吾師門固日如此龍溪大驚求見陽明一接眉宇便稱弟子

廖道南曰予在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栢二株曰柯學士栢抑何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

胡原荊𬚖爲御史言事侵中貴人削籍從戸部給繻跨一驢都門客爭勞之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罽衫强被原荊背曰毋謂我曹無人卽從君死不難也

文徵仲望隆朝野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寶瓿珍貨

幾數百鎰來餽曰王無求于先生不爾仰慕之私無以自致先生固謝勿啟四夷貢道吳門者爭望里而拜以不得見文先生爲恨

黃憲副卷孤介悃朴而甚好客常服犢鼻衣身自臨庖一日耿楚侗來詣縱談名理因及疆場奮臂自矢已有婢從屏間曰烹雞已熟時劇談方適應曰少需如是者三乃起入治具盥手更出歡笑移日裁肋狼籍了不爲意楚侗出語人曰吾乃今遊羲皇世矣

陸子淵云章楓山樂易不事邊幅喜與後生談論終日

忘倦言若不甚切深而其應皆如景響所謂國家之蓍蔡

李向書古忡嘗言劉清惠麟觴予峴山逸老堂了無夙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

顧涇陽憲成曰自予十歲時聞海忠介名眞如天上人不可及既稍知學讀忠介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萬世

唐荊川以古文負重名胡梅林嘗出徐文長所代謬謂已作荊川驚曰此殆輩吾後又出他文荊川曰向固謂

非公作然其人果誰耶願一見之乃呼文長偕飲結驩而去

一直指按粵惡萬公士和欲措摭之時黃公佐家居高不可致忽出謁直指直指心喜能致公自起迎公公入揖曰老夫久不詣公府今爲萬君來閒欲湼之其人亦安可緇

萬士和之饒唐原缺以雙甕罌贈之曰饒非乏甕而子以磁贈知君不取磁于饒也

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寄詞逸婉弄扁舟五湖間信風

來遊一日過吳門黃淯甫巽之灑灑晨夕拍浮白見陸
生引人自遠何必山水
趙高邑吏部南星過王半菴司空　圖史縱橫異香絪繞
少為流連歸歎曰司空故有佳致不及陳少宰　自有
香也一日語葉福清向高曰冢宰不足喜喜與陳孟諤
同官
袁公安宏道于陶石簣望齡樓架上得一闋編惡楮敗
煤挑燈讀之驚呼問誰作今耶古耶已知徐文長兩人
躍起燈影下且叫且哦僮僕皆錯愕起公安向人或作

書必首稱文長先生有來詣者卽出詩與讀

陳卧子子龍舉進士客來賀則曰一第不足喜所喜者出黃石齋先生門下

劉念臺宗周家居閉門掃軌給事中徐耀請見念臺謝之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州不得見大聖耀若徒返亦何顏對鄉里父老都督劉應國見輒涕泗再拜自言不遠萬里接遘名賢喜極難爲情不自禁其悲哽

周仲馭鑣見劉念臺念臺留飯仲馭語人以匕箸長短

若何杯盤小大若何爲一生未有之榮

沈徵君遊金陵年未弱冠時鄭玄嶽爲司農于同邑徐生得其文嘖嘖欣賞便投刺相訪折節定交嘗命其子留之書舍子適他往公怒笞之曰沈生天下士可同他客乎

徵君足跡不涉城市垂四十年當事委曲納交罕得見面有別駕跡其在僧剎潛追躡及之退語人曰今年晤沈耕嵒前年撊黃山天都峯都忘塵世二者吾任盛國大快事亦生平大快事

明語林卷十一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寵禮

洪武初甘露降上召宋文憲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巵以賜文憲曰此和氣所凝延年愈疾與卿共之

劉仲璟豐髮偉貌論議英發上一日召見喜曰眞伯溫兒特置閤門使使仲璟爲之曰欲汝日夕左右

詹同劉基嘗侍上燕乾清同醉還史館未幾上乘步輦至同餘醒猶未解上曰卿醉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問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上顧命濂取以進笑曰朕卽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濂書訖以賜夏𤋮

宋學士不勝盃勺一日應制獻秋水賦賜宴敕大官進膳內官行觴上顧問濂飲何以不盡將撤命更嚼一觴濂再起固辭引杯緬瑟上笑强之曰卿男子何不慷慨濂飲遂醉行步攲側上命賦詩書無行列甫綴五韻上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仍命侍臣賦醉學士歌且曰俾

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景濂乞歸上御製詩餞之云白下開尊話別離知君此後跡應希公續之云微臣願作衡陽雁一度秋風一度歸上悅賜白金錦幣文綺曰爲卿作百歲衣自是歲一來朝

羅復仁以編修乞休高祖賜一布衣而題其上曰性雖孅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歸于田里

蹇忠定義賜第大明門內上命中人進式皆不稱親爲畫圖命工戒期落成

金侍郎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集二十冊寶藏之已而不戒于火失其八後宣廟于文華顧問因從容及賜書事宣宗即令内侍補之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完

宣廟幸楊文貞第夜已二鼓文貞驚起朝服逆之鑾仗繞屋不知上所在惟降階北面拜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朕在此賜物充庭際

文貞在内閣夫人已逝世止一婢侍巾櫛一日中宮行慶賀命婦悉往太后以公無命婦召婢至貌既寢衣復儉陋命妃嬪為梳整易以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若

歸楊先生應不復相識矣翌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例

況伯律守蘇日李斯式角巾布袍獻詩爲贄願爲博士弟子伯律讀詩大加稱賞即召學官俾鳴金導入學明日仍野服進見伯律爲製儒衣遣之

歸安凌賢有獨行不樂仕進陸平侯自荊還薦于朝宣宗作招隱歌徵之既入命以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並辭不受上曰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御書賜老堂褒遣之

張英公輔雅重李司成時勉乞休假受講國子諸侯皆

從既竣而宴英公登諸侯揖司成而讓之曰二三小子備役行間甞有軍事執殳前導今日之事敢踰先典卒皆旁列

于肅愍窮年不歸私第以疾在告景帝使興安舒良往視知其自奉簡嗇輟尙膳醯醬之屬賜之幸萬歲山伐竹爲瀝界以和藥或以寵過甚興安曰彼忘身以圖國雖寵之亦豈爲過

楊仲舉介節道履久著朝野乜先之退詣闕表賀景帝製衣一襲親命服之以覩其修短及薨子津八歲朝京

師帝復躬引入內賜果食授主簿

王忠肅翱在銓衡公忠上孚寵遇特隆上呼之老王而不名

劉忠宣戴莊簡嘗對事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一笏以賜曰佐卿茶果朕聞朝覲日文臣有閉門謝客以避嫌者如卿等雖日延接亦復何害朕知卿故有是賜然亦毋庸謝恐諸侍臣不無內媿者

孝廟君臣密勿劉戴尤勤造膝戴老病乞休屬劉上前臾之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强留珊獨不能爲朕留

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因泫然久之二人皆叩首
感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
章楓山請告家居天下以其出處卜治亂孝宗臨御思
得醕儒以變士習特起爲祭酒公適居憂詔復司業攝
監事仍虛祭酒以待
盧次楩被誣輸作元美方治獄大名乃飛書邑吏具筆
札受次楩所著書若干卷已而趣至郡臺把臂爲布衣
飲三日
國朝輔臣八十有賜者毛文簡澄賈文靖詠然亡專使

璽書守正被旌者劉文靖健謝文正遷諸公有專使璽書無特賜象龍之褒則林下大臣不復沾被華亭階得之璽書褒美隱然阿衡師尚父

江陵柄國禮遇殊絕旨敕題覆稱元輔太師而不名御講而暑上先立其處令內使扇殿隅試之冬則藉以氈罽講畢張幄文華之東偏以待語密勿疾則手和椒湯以賜御書褒語頗額無算而江陵亦漸恣

林見素再起司寇方抵任屬文徵仲應貢至京林首造其館延譽公卿間冢宰喬白岩深信重林乃奏授翰林

待詔林日吾此出庶不徒行

張肖甫開御史臺于句容諸生盛仲交才氣橫溢忽大醉撾鼓戟門肖甫曰何物狂生必仲交也使人拉入痛飲達旦

邢侗就童子試學使者原敍賞其文因郎院署治具迎賓爲行冠禮

徐文長在胡公幕多與羣少昵飲市肆幕中有急召之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偵者得狀以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胡公反稱善督府嚴重文武將吏惴惴

無敢仰視而文長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無
忌諱公益優容之

傷逝

高帝聞中山王訃至披髮徒步往哭親至龍江迎祭之
孫蕡爲翰林典籍坐爲藍玉題畫論死臨刑口占曰鼉
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後高
祖聞詩曰如此才何不復奏率爾行刑遂併誅監斬
張適少與高啟楊基齊名作吏桂林衣食不給竟抱窾
以死而辛楚寒薄困厄之意溢之于辭天下讀而哀之

餘姚成器聞劉忠愍球死郎邑中龍泉山巔爲文祭之
以餕須諸同志文凡萬言時謂祭忠文
于忠肅之死指揮朶甘故彝人隸曹吉祥麾下以酒酬
地慟哭長慟吉祥恚而扶之明日復酬慟如故吉祥莫
能禁
湯允勣以參將戰死延綏朝士皆歎曰公讓以醜虜一
箭破其書囊程克勤謂其不死使提數萬出陰山功名
詎下衞霍
于少保以冤死田畯行伍無弗哭者爲之語曰鷺鷥水

上走何處尋魚㘅

姚文敏 夔 知貢舉試院灾天下貢士死者相藉公設祭于郊旣畢自謂不能致防災及賢俊伏地慟哭觀者萬數

三原馬伯循 理 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伯固問之乃其弟叔開也泫然下涕厚禮之旣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覩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葢乃其同諫謫友也

李空同之婦左氏李翼曰與烹牲腸腸自團織文理若流蘇垂綴夾耳提擽在上空同觀之慟而賦結腸之篇

凡三章詞致悽惋又使陳鰲譜之琴爲結腸操且曰天下有殊理之事無非情之音

正德間王虎谷喬白巖王晉溪稱晉中三傑楊月湖曰虎谷廉過晉溪方剛過白岩惜其早逝使永年立朝何殊汲黯

何遵疏斥江彬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鄭繼之居湖上多病病少間必往佳山水遊賞竟日一

日語顧華玉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

赴官畱省中道奄殂華玉歎曰靈運樂遊稽康慕仙超

然驗封千載同然矣

世廟時主事周積山天佐以救楊爵死民有張弼者祭

于柩前哭之哀人曰舊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死

海忠介卒于官士大夫醵金以斂士民罷市慟哭者累

日喪出江上白衣冠而送者彌望原埜雨泣動天簞食

壺漿之祭千里不絕

王元美謂宗子相天才奇秀前賢罕儷中道摧殞每一

念之不勝感明絕鍔之痛

中玄疾革適江陵還朝邀往視之握手欷歔以墓文相託江陵心動中玄卒張夫人以所遺器玩悉齎獻江陵謂先相公未有家嗣不腆敝器莫之守也以充下陳江陵憫然爲請䘏葬諡人謂夫人勝姚崇算張說然亦江陵悔心之萌悼亡之誼

任誕

楊君謙循吉既辭官益詭跡自如貧無聊賴武宗問臧賢誰善爲詞賢與君謙有故遂舉君謙君謙冠武人冠鞾

齡戎錦以出羣惟之了不爲異旣見上應制爲新聲受賞亡異伶伍

羅圭峰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目之爲鬼王

王稚欽旣以任誕削秩家居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好見輒蓬首垢面因服廛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間人多避匿

桑悅調柳州殊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能自安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挾路唱樂

觀者如堵

隨人顏木與王廷陳並名罷官家居有故人參政造訪木匿不見參政行部他邑忽田父荷炙雞獻酒中道人門戟呵止之乃木也因共飲劇醉委甗擔去不知其方

張夢晉與唐伯虎齊名會數賈飲虎邱山亭且詠詩張望見笑曰我且戲之遂更衣爲丐乞食坐前已前請曰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如何賈大笑漫舉詠中事試之如響復丐酒連舉大白揮毫頃成絕句數首不謝而去急易維蘿陰下賈使人伺之無所

見大駭以爲仙

楊用修謫戍永昌遍遊臨安大理諸郡所至攜娼伶以從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裓遺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俱滿在瀘州常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爲怍

中牟舉人張民表任俠好客往往蕩舟郭外南陂頂高冠飄二帶帶繡東坡半升僅𩓞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一老牸牽之朗吟車中日醉陂

頭老杏下門人子弟扶掖以歸兀傲自放世莫測其淺深

陳中丞九疇以將畧樹勛爲王瓊桂蕚所忌不獲竟志晚益縱誕聲酒常宴客不給輙縱一捷馬走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都不敢問

史癡翁年八十自知死期預命所知歌虞殯相攜出聚寶門謂之生殯

邳州湯指揮慕痴翁名挐舟過訪時方溽暑煩寃痴散髮披襟笑語甚適徑攜手登舟遊下邳家人不知也痴

女及笄壻貧不能具禮詭詞覲燈偕其妻攜女至壻家大噱而去

常平事倫中法罷歸益爲蕩恣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刃出于腹潰而死

翰林故事兩學士與司教習體貌嚴重王稚欽爲庶常俟其退食棲院署樹杪窺其起居大聲呌呼

吳孺子與客談對竟日客去閉門藉虎皮危坐移日人問之曰我尋味好客話言折除對俗夫時耳又好潔不

畏寒遇水清泠雖盛冬便解衣赴濯樹蘭百本花時閉
室護擁有索看者窗中捉鼻作兒女聲拒之
孫子癖好山水遊雁宕絕糧取啖蘆菔四十日不返踰
天台石梁探萬歲藤屢犯虎豹製為曲机可憑而寐
宋登春過邢子愿言將訪徐宗伯學謨吳中尋錢塘弃
江濤脫履江干乘潮解去子愿子愿君視登春豈杉柏
四周中人子愿日唉燕趙士自昔死魚腸龍雀不聞死
潮後登春卒赴潮死
張幼于獻翼與張孝資為放浪之交刺取古人越禮任

誕之事倣而行之或紫衣挾伎或徒跣行乞遨遊通邑大都自爲儔侶或歌或哭恬不知恥然每故人亡忌輒爲位置酒向空酬酢孝資生日乞生祭于幼于孝資爲尸幼于率子弟衰麻環哭上食設孝資坐而饗之翌日行卒哭禮設伎樂哭罷痛飲謂之收淚

阮堅之司理晉安以中秋大會詞人于烏石山之鄰霄臺名士宴集者七十餘人屠長卿幅巾布袍奮袖作漁陽摻鼓聲一作廣場無人山雲怒飛海水起立

簡傲

王孟端嘗寓京師月夜聞簫聲起隣家倚牀坐聽乘興寫竹石次日叩門投贈主人喜過望以駝茸綴爲報更求配幅孟端曰我受簫聲報以簫材買豎不足當我名筆那得相溷亟索盡碎之

景泰中召治中劉實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輙大笑聲徹隣閤間

桑悅爲邑博士提學使者抵邑顧問悅安在長吏素恨悅皆曰自負不肯迎謁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滛雨傳舍皆圯守妻子亾暇何候若促之急悅益怒曰若眞

無耳者即提學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平爲君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及旣謁長揖就列掾詞之前曰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恐薄待寥廓之士耶

陳媿齋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遇事漫無可否但曰也罷人謂也罷先生

康德涵罷官居鄠杜楊侍御庭儀少師介弟以使事北上過德涵德涵置酒醉自彈琵琶唱新辭楊徐謂家兄居恆相念君但得一字僕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德涵大

怒手琵琶擊之格胡琳迸碎楊踉蹌走免德涵入口咄咄蜀子不復相見

吳獻臣巡撫南直察院中嘗蓄小雞自蒔瓜茄有時正坐堂忽念及雞雛或瓜茄當罐徒衆盈庭弃之入內俄頃而出

李獻吉既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俞中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跪李獨直立俞怪問足下何官李荅云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勿顧

又郡使過客多謁李李年位既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

侍側往往不堪

孫大初寓武林費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孫適晝寢故卧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是大奇事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何大復在京師日每讌敘常閉目坐不與連榻者交一言勑隷人攜圊至會所手挾一册坐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

故事閣臣日給酒饌會食貴溪家厚而侈不食上官供

所攜酒饌豐饌飫什器鏤金嚴嵩共事二載日對案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夏不以一匕及也

嚴嵩爲宗伯數置酒延貴溪皆不許間許至期復辭所徵集諸方異物紅羊貔貍消熊棧鹿俱付烏有一日候出直乃啟齒次揆翟諸城鑾力爲從臾乃曰吾以某日自閤出即相造也至日諸城爲先慰朝房以竢乃貴溪復過家寢它姬所薄暮始至就坐甫三勺略取沾唇忽傲然長揖命輿諸城亦不敢後三人者竟不交一言嵩大銜之

王山人逢年謁袁文榮煒于政府時天子方修祠祀新禮樂文榮使以筆札從事承明遂屬草應制文字會有所更竄山人謂閣下以時文取科以青詞拜相豈知天下有古文哉竟不辭而去文榮遣騎追之弗及山人自負謂讀世敵稽康綴文敵馬遷賦詩敵阮籍騷敵屈宋書敵二王作五敵詩

陸處士治晚年貧甚有貴官子因所知以畫請處士作數幅答之其人厚具贄幣以酬處士曰吾爲所知非爲貧也立卻之

崔子忠畫法規古人敦尚簡遠興至解衣盤礴閒遺知已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値窮餓掉頭弗顧其故人宋玫居諫垣數求之不予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浹旬不聽出則予之盎魚盆樹且立槁矣子忠不得已乃予畫畫成别去坐隣舍使僮往取之曰有樹石簡略處須一增潤玫欣然付與立取碎之而去

一時相子乞湯臨川顯祖為父傳臨川唾曰嚴夏高張被狐貉噉盡以筆綴之如以帚聚塵惟靑霞君典時在吾心眼中臨川為龍宗武諛墓士論惜之

姚孟長希孟爲諸生時申相公里居結覔園亭與客對奕孟長入箕踞散髮孰視良久揶揄而出或謂宜少遜曰何居乎伴食宰相

繆當時昌期讀書西溪與田夫牧豎偶語呴濡爾汝相狎至軒車造門意有不可直視旁睞手掇衣裾一揖之外忽忽不相酬對

楊忠烈方疏劾逆奄當時匹馬過從每離立長安道上停車拊馬戲手馬璫及忤璫就徵經毗陵驛舍緹騎抹首韝袴猙獰植立當時與客談時宰諂附當路狀俯躬

起立伍聲辯折曲盡情態緹騎爲哄笑失聲跌宕嗢噱
自若

排調

永樂甲辰上策進士本孫曰恭第一邢寬第三已更易
之笑曰暴不如寬蓋合曰恭字爲㬥云

吳文定初下第歸聞母病抵關不及報轄關主拘繫之
公不爲意以詩上之云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
稅愁主關者慙而釋之

景太間劉主靜爲洗馬兵侍王偉戲曰君職洗馬日洗

幾何劉曰大司馬業洗淨矣少司馬猶未也彼嘆然後

王謂劉曰彼人假庶子君是眞庶子蓋王靜菴庶也

陸式齋大參留滯郎署已遷職方李西涯學士戲語之

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式齋應聲曰太史非

關熱者奈何以館翰林

何仲默與李獻吉曰君江西以後諸作色黯淡而中理

披之蒙讀之若搖鞞鐸李曰君作如摶沙弄泥散而不瑩

闗者鮮把持至其行文又無針線

劉希賢曰王仲深一屋散錢欠索子仲深應之曰希

賢一屋索子惟欠散錢

閣中試春陰詩命題不欲泥律體王欽佩韋作歌行其警句云朱闌十二晝沉沉畫棟泥融燕初乳後儲柴墟過欽佩索觀之擊節稱賞曰絕似溫李原缺亦在座曰本是摩詰蘇州何言溫李蓋以欽佩姓名合爲戲

費文憲爲侍郎兄爲大常卿一日公宴以長少易位劉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公云趙中官指鹿爲馬瑾怫然去

孫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日下照芝草斑之句不減曹

氏父子崑崙山人張詩掉頭大笑太白為之短氣詩謂
坐客今日崑崙山壓倒太白

陸平泉見贊函筍譜曰禿翁老饞不惜口業好事者據
為食史不知此乃淇園渭川刑書也

肅都御書以議大禮稱旨擢尚書驟加少保一內臣見
其束玉陽為不識曰此毋乃大理石耶

世廟時客語鳳洲曰大內有眚十目十手是何禮也鳳
洲曰諸君不嘗讀大學乎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為誰分
宜知而銜之

癸未會試主司出策語詆陽明學陽明弟子徐珊拂衣而出時論高之後爲辰州同知侵餉事發自縊死時人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縊死

高中玄是介溪門生然雅相諧謔爲編修日介溪自內直回往候之適其鄉人環立介溪一至衆拱以前中玄曰偶憶韓詩敢爲師道之嚴問何語曰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介溪亦笑人素嘲江西人爲雞故云

祝枝山右手駢拇指或戲曰君之富於筆札應以多指枝山曰誠不以富亦指以異

常熟嚴相公面麻新鄭高相作文用腹草在翰林時高戲曰公豆在面上嚴應聲曰公草在腹中

莫廷韓過袁太沖家見有書琵琶果者相與大笑適屠赤水至曰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鼓盡開花爲之絶倒

吳中一布衣詣沈一貫給事錢夢臯在座戲之云昔之山人爲山内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遊人布衣對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一座哈然

何中丞棟汰侈豪誕嘗與許中丞輕車褻裘時時過所

狎宋妓家時人爲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明語林卷十一

明語林卷十二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輕詆

洪熙中修永樂大典一日諸儒羣集有及凡例未允者王偁孟楊曰譬之欲搆層樓華屋乃計工于箍桶都料那得不愥座上皆有慚色

邱仲深與三原不協劉文泰以訐奏三原左遷怨邱在政府不能爲地怏怏向人曰貌似盧杞學比荊公

莊定山以諫謫退處三十年邱仲深常嫉之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暴也我當國必殺之及旣執政公卿皆曰定山人物宜以翰林處之仲深曰我不識所謂定山

王元美詆歸熙甫文熙甫作人序亦曰一二妄庸人爲巨子爭相附和元美曰庸則有之妄則不敢熙甫聞之曰未有庸而不妄者

錢謙益論李空同倚恃氣節陵轢臺長剽竊聲響如嬰兒之學語童子之洛誦又曰國家日中月滿盛極孼衰粗材笨伯乘運而起雄伯詞盟刼持一世二百年流傳

譌種正始綸亡榛秕塞路讀書種子斷絕

假譎

道衍爲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瓴甋缿窖甃之口向内其上以鑄下畜鵞鴨日夕鳴噪不聞鍛聲

陳黄門諤以直言觸上怒命衛士出瘞之僅露其首既出就瘞所叱曰若不聞朝廷瘞人以大瓮耶衛士如言置之大瓮遂得屈伸自如

英廟有意採辦江南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辯文清曰子多言恐忤上若度稍可從後觸止之辯以爲信

尾其後有貞卽大聲曰辟瑄欲有所言上問瑄云何文清倉卒卽以江南貿辦爲言上不悅

豐存禮坊高才弔詭訓詁十三經皆鉤新索隱託名古本或詐云得之異域臨摹碑刻撰定法書以眞易贗人莫能詰

梅克生國楨令固安時有中官徵責于民操豚蹄餉公公驩然爲烹豚置酒曰今日爲公了此中官大喜俄而牒追民至公奮髯怒罵趣粥妻償貴人否乃死杖下中官又喜少選戒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

金付中官叱買者挾婦去民夫婦不知哀慟訣別悽切盈耳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夫婦爹立悲咽卒毀券而去

伊王初有飛語以二萬金餽嚴世蕃事轉急益以八萬乃解及世蕃敗王使校索所餽蕃曰誠有之顧兒曹用盡請先以二萬爲謝校喜蕃乃出上賜金有印識者給之而使人以盜報于郡郡爲發兵蕃奴爲導追及鄱陽發之果賜金也校不能悉下獄論死

劉子威謂方太古少有名能致客然譎不可測不知其

中所挾何術人都以爲善

孫文介 慎行 愛鄭鄤鄤重餌其僮公所讀書必以報故爲闡析若夙知者文介以爲才黃石齋北上太夫人托宿其家故去紈綺夫人語石齋以爲儉石齋過見治雞臛不以供曰進老母每飯入內數次曰老母非某侍不懽也石齋以爲孝

周 原缺 以貪欺賜死猶作詩自鳴曰恩深慚報淺主聖作臣忠國法冰霜勁皇慈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慎是黃封獻替今何極畱章達帝聽人謂 原缺 欺罔之死不

忘

黜免

太祖一日御東閣靜坐聞履聲橐橐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我以爲文天祥也命赴和州看余闕廟

嘉興桑悅恃才放達睨傲一世其會試文有云腹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爲巨文莊所黜悅遂終身不第

有斬人督學南畿惡唐伯虎欲斥之張夢晉靈悒鬱不自遣伯虎曰子爲所知何憂之甚夢晉曰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果爲所斥于是躬操力作饔飧

不纖人或笑之答曰昔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恥狀使靈用予言固當如是亦安得更啣齧落耶

李襄敏秉剛介不阿統鈞時澄清仕路一時嗜進者咸嫉之已爲大臣搆妬遂致罷免前祭酒陳鑑作詩送之曰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

董中峰文學蘊藉行誼修潔竟爲永嘉中傷一廢遂不復起

楊用修自滇中戍暫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譏之撫臣者撫臣故俗戾人使指揮以鋃鐺繫之用修不得已

至滇撫臣已沒敗然用修遂不得歸病寓禪寺以沒

儉嗇

江景曦侍郎嘗爲客設一雞客卒不至時正暑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爲之語曰經年請客屠正伯七日懸雞江景曦

高文義陞侍講學士歷官已二十年公宴猶以新花補綴舊錦袍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

陳白沙家在新會兩司往返幾日談論至午留款只魚餐而已

景伯時官祭酒每升監乘一牝驘蹀蹀行旁觀者率不能堪景故自若

李西涯冬月不鑪披冊摻觚不勝其懍輒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胡壽安性清儉任信陽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日烹二雞子胡怒即遣之歸

劉與和廷梅令歙時嘗與汪伯玉偕行而穗自靴出汪以爲誤引之愈長劉曰藁也聊代錦廚伯玉大笑與和曰吾曩讀書時坐一木罌積稾其中腰以下皆煖今僅

囊存足殊自覺侈

客從梁公實（有譽）遊者間過飯一肉不再箸旣復過具鮭菜不能肉青衫杏拖嘗繡處時嚙殘則綴以絲襚之

侈汰

遼王好營宮室置亭院凡二十四區顏以佳名充以美妓綺亘包絡參差虧蔽琪花瑤樹異獸文禽靡不畢致王頗善新聲嘗自製雜劇傳奇命美人譜之日與諸名士觴傚嘯歌

大理王延喆（文恪公子）嘗元夕宴客客席必懸一珍珠燈飲

皆古玉杯恒日歸肩輿至門門啟則健婦舁之後堂坐定羣姬舁而盛服者二十餘列坐其側各挾二侍女約髮以珠翠飲至醉有所屬意則憑其肩聲樂前導入室酣飲乃寢

王諭德維禎過何中丞棟值其生辰因留預宴其縧窻朱戶坐而理絲調竹者皆家姬也外舍鬻綠者廿餘人皆徵伎也王託故而出然未常不心羨之

吳尚寶驥閒宴窮水陸以溧陽子鸞懸室中凡七白飯餧之日啖其一七日而週籠必以方滿則方而脂肥骨

亦爲脆

嚴嵩當國鄢懋卿總理鹽法巡行旁邑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以文錦飾厠白金飾溺器

嚴世蕃嘗籍有金㡌絲帳輕細洞徹金鑲象牙金鋼器執政恐駭上聽燕鎔之以金數報

大同僉事以人雙陸餽世蕃飾女童三十人分紅白繡衫二色織紫毬𠢕爲局每當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麾當食者出局世蕃爲啟齒

胡宗憲開府浙中值迎春節張筵江館集飲名貴選伎女二百人侍每十人以佳者一人領之傍無几席屏去僕役酒炙樂器俱伎手承又窮極精好蘭輝綺錯燈火數里竟夜乃散有中貴賞金胡少之曰天下法錦在公手遂之纏頭耶

有餽徐文長洮㲲十許疋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

江陵南還眞定守錢普製一步輿前軒後寢旁翼兩廡左右各一僮侍爲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人舁之所

過州邑郵亭盤上食水陸過百品猶下箸不慊嘗爲吳
饌江陵甘之日僅得一飽於是吳善庖者召募殆盡
江陵園池故分宜所建池以瀉鹵種蓮花不甚茂錦衣
大帥合醵寘蓮花千餘盎賂守池者值江陵入朝而布
之池追請觀之江陵領之爲一舉觴而心知所謂不問
自是復醵牡丹如之江陵奉毋夫人一再玩賞歲以爲
恒
周輔延儒賀輔逢聖俱起自田間賀輔清謹周警敏而
尙通其起關時傔從如雲舳艫啣尾拜塵者晝夜鶩櫛比

逢聖以次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踵後人無知者識者目擊之深虞盛滿謂吐哺相道而酬接猥冗異日臨事狥人失已咎責有歸

忿狷

陳中丞智剛躁一日涖事偶岸冠取簪失墜于地起自拾簪觸磚數四若怒之者蠅拂其面怒叱擒之從者倉皇取索具徐問爲誰復叱曰蠅也有勸以寬者乃鐫戒暴怒于木而樹其前及有忤又輙舉木撻之

徐武功自金齒歸覽玄象以將星在吴每晨起運鐵簡

冀復起用及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簡太息曰孺子能
將平居嘗咄咄遶屋馳走曰人不知我
丘仲深博極窮古然剛褊少度嘗與劉文靖爭論至帽
脫于地左右皆笑
獻吉與仲嘿交最厚獻吉為瑾逰所搆仲嘿為上書長
沙力為營捄後以論文相搆遂致小間仲嘿晚出名遠
成獻吉不能平
獻吉督學江西與御史江萬以事相訐不能忍卽率諸
生手鋃鐺欲繫縶之御史杜門不敢應

嚴嵩初鄉試御史李遂司省試得嵩當宴鹿鳴諸生前爲壽時嵩須巖衣鶉遂不復盼接後嵩奉使廣西道謁遂投刺講鈞禮遂出叵測漫應之次日始修門生禮布幣再拜曰某非敢薄公以公嚮猷嵩恐終見弃耳其急睚眦如此

豐南禺坊嘗與沈明臣爲忘年交人或短之曰是嘗笑公文即大怒設醮詛之

袁文榮遇門生極無禮嘗召申瑤泉余同麓王荊石代撰文不稱輙駡詈甚則扃鑰書門而出荊石自言一日

幾餓死

楊君謙狷狹好持人短長以學問窮詰人至頳面不顧

高新鄭不能容忍物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

張相奪情怒言者風起王荊石慮叵測同馬文莊自強造喪次求解江陵跽以手撚須曰饒我饒我已呼刃欲自刎者曰殺我殺我

繆當時規切人過失不少鯁避人護前諱短面頸赤發更刺刺不休魏閹方熾士大夫或中立祈免者輒衆中

面數之其人赧而亡去猶顧問曰彼得無未諭吾語又嘗爲人撰制詞或訴之曰彼賣公去矣一日來謁使人尾其後追還其名刺以所撰稿即通衢焚之

明語林卷十二

明語林卷十三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讒險

王汝玉作神龍賦上親定爲第一及安南平復詔汝玉撰表上益喜會黃淮侍側上顧謂汝玉俊才淮曰彼嘗以是自矜退有後言上頷之遂以罪死

黃文簡好詆訿同列一日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方病瘵瘵能染人自是遂詔免奏對

岳文肅相曹石惡之使人譖上前曰正有令名于外帝問故曰初罪己之詔正出語人曰此非上意我諷上爲之自買其直故人多稱之上以爲然

徐有貞南內之役與曹石等比謀陷于公翡語布聞皆謂矯詔貨符迎立襄儲蕭維楨爲正其獄上之英廟亦念謙有大功持不可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遂決

楊善以巧取功名而險忮多岸谷爲序班時坐事下獄庶常章朴亦同在繫頗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有

廲禁善佯從借觀而密奏之文皇誅朴而復善官
張元凱武將能詩初爲王百谷所拔後稍見重有司節
讒媢百谷時以爲中山狼
王子衡巡按陝西以事裁抑中官廖鑾鑾大恨銜督學
北京會權閹納賄公焚其書廖乃合諸奄朋謀讒搆遂
轗軻終身
王瓊素忌彭澤澤又因酒使氣時上嬖人錢寧挾威公
卿俛首折節澤每切齒瓊揣知因寧所遣親近來故邀
澤飲且醉微挑之澤即嫚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又謬

謂公勿妄言澤益憤不可止嵩果大怒以土魯番事中之

世廟好道冠沉香束髮冠嚴夏各賜其一同冠以入朝嵩故籠輕紗上顧問之對曰何敢竟同至尊加上柱國言受而嵩固辭曰人臣無上中涓入閤問事嵩知言倨必譖爲款昵厚遺滿懷袖計以傾言

分宜敗擬世蕃極刑分宜託華亭客楊豫孫范惟丕居間以重賂求解華亭欲弗受二客曰徒生彼心不如受之以釋其疑賂入華亭心動欲爲道地二客曰徒滋衆

論不如殺之以絕衆口世蕃遂棄市

新鄭修隙華亭蔡國熙故華亭門士攘臂請行至則風郡邑撫刺三子論戍三子牽衣號泣華亭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即跳西湖之上陸光祖向蔡動以門墻故誼蔡曰凡吾所以為相公地也

新鄭議抑中官大忤馮璫旨未俞允新鄭以上冲年安能調旨事由內使行且并逐耳璫謀新鄭益急江陵比之行視陵地往返三日抵邸稱病新鄭遂逐已而有王大臣之獄新鄭幾族

尤悔

太祖時有上書而衍者上怒或阿旨謂不敬當誅適宋文憲致仕陛辭從容為解已上閱其書有善者乃召阿者而讓之曰方怒而又激之是以膏沃火也向非宋先生不幾誤朕耶

文皇命解大紳等繙閱建文時章奏有指斥者詔悉焚去既而謂縉等曰卿等空皆有之眾默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獨以無為賢耶貫慚懼

趙介番禺人以淵明自擬南海文士李韡以薦起介止

之不可臨別謂曰堯天雖長劉日實短子獨何心辭竟去後倅南康鬱鬱不樂乃悔曰趙伯眞眞高士

屈直一日與一御史言平生未嘗苟取如浙一縣令餽金求進當時叱出今猶耿耿覺其太甚御史色沮愈恭直怪之旣退問之卽前餽金者

陸參政容至遷安劉御史招飲陸戲曰有驢腸羹卽赴以劉衞輝人舊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誚故狎之及暮歸縣官卒吏入搽饌以進問之曰聞公嗜驢腸故以獻旣自悔不敢戲言

曹元無他才以媚璫入閣將死自志墓曰我死誰肯銘
我
劉茝戴銑等以言事下詔獄牟斌之斌爲鎭撫任御史
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已實他出斌之曰古人恥不
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耶
陸貞山之劾張桂霍渭南韜黨張桂因以抨之得罪謫
後霍頗悔恨前事嘗薦十餘賢而貞山與焉使人鄭重
通殷勤貞山謝曰天下事僨爲若敗而何污我也霍亦
不望

陸莊簡光祖在吏部黜陟自任都不關白臺省孫太宰丕揚方在省中劾其專擅既落職陸辭因望見孫揖謝之曰承公教殊荷相成但今者吏部之門干謁錯至苟非自行其意亦復何由秉公曩疏得毋甚誤孫沉思良久憮然謝過卽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陸亦復起

鍾伯敬惺嘗遊虎丘遇兩貴人子侮之故相蹴蹋伯敬以惡少謹避之明日有兩生通刺求見肅衣冠執弟子禮俯身以俟及出見則向兩生也兩生慚無地

王弇州才華絕代學尙該雅于文最不滿歸熙甫晚而

意氣銷歇浮華解駁亦自尤咎自謂卮言之作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顧以災木已久不復能秘惟隨事改政勿誤後人其贊熙甫畫象曰風行水上自成文章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虛心克己不自掩護

又嘗語所親曰吾心知積溪之功爲華亭所壓而不能白其枉心薄新安之文爲江陵所奪而不能正其訛此生平兩違心事盇胡宗憲破倭之績以附嚴見出於華亭徐階 汪伯玉以壽諛張相父得名故也

管東溟志道爲主事請復午朝總攬萬幾江陵諷御史龔某劾而降謫尋復以外計能去海忠介折節讓龔奈何不能爲國容一正人龔自媿悔每握筆歎恨生平名節壞此禿管中

高公之去疏劾盈庭葛端肅獨不肯徐養正劉自強強之不可二人爲白頭疏上之葛罷而二人向用高公復相起葛公從容語劉曰白頭疏向亦何忍劉曰若無此疏安得在此高公曰葛公何以在此劉爲赧然

倪文煥既削籍歸同鄉喬中書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

喪悔不自存喬開楊左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當我居言路舉朝罵楊左小人我自料小人耳由今日看渠卻原是君子

成樞曹德語人曰我嘗望東林如山岳及渡江後始悉錢謙益能明遇所為夙昔之意索然盡矣

紕陋

文廟渡江周公是修與胡廣約同死難既而周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豕周聞而笑曰一豕尚莫舍

亦安肯舍生

戴元禮國初名醫初召至京見一醫肆迎求溢戶元禮意必良工試一屬目按方發劑了不異人俄一人取藥去醫追語曰可下錫彈丸許元禮怪叩之曰古方也索書觀之乃誤以餳爲錫

姚廣孝身事浮屠學爲詭異著道餘錄毀斥程朱其友張洪嘗曰少師于我厚今其死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

陳嗣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嗣初與之坐少

選入內出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嘿然

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曰侍郎無鬚何也對曰公無鬚兒安得有

項文曜為兵部侍郎素附于公每朝出入必附耳語人以為于公婢

景泰易儲陳循草詔已與衆覆奏署名王文端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乞文端署之

憲宗崩內監于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署曰臣安進

孝宗遺懷恩袖至閣下曰是豈大臣所爲安懴汗不能語

國子生虎臣慷慨有氣節聞萬歲山架棕棚備登眺上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誾謂且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縲絏加頸以待俄旨出令吏部銓選與臣七品誾大慚臣名遂播天下

分宜年老上時有所問對不稱旨屬世蕃草輒報可分宜仗之諸曹請事輒顧問東樓云何

黃綰爲禮部不職爲言官所詆自陳背刺精忠報國四

字詔下法司覆勘天下笑之
大禮議起陸澄以刑曹訌張桂邪說後議定澄丁憂服
闋復上疏訣兩人正論而悔前之失言願改過自新得
補禮部已上閱其前疏大怒謂始造悖理之論以惑羣
蒙逢迎取媚復假悔罪爲辭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出之
顏山農讀書不能句讀而好以意穿鑿文義爲奇袞之
談間亦洒然可聽淺中無識之士或趨附之嘗言貪財
好色皆天機所發但不可着以成固我挾詐人財宮捕
笞論戍

何心隱師事山農既而心悔凡山農弟子必毆三拳而後受拜値山農溺于村婦心隱辟隱處伺而扼之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

茅鹿門坤遊胡襄懋幕府嘗大會文士畢集胡隱徐渭文語鹿門曰能識是爲誰筆鹿門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不能胡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吾子矣茅大慙愠面赤勉卒讀曰惜後不逮

王逢年得古琴自謂箕蔡中郎焦尾晚年無聊持過王奉嘗敬美曰願以此贖城南數頃以具饘粥奉嘗唯唯

數日出詒之日焦尾果神物昨宵風清月白焚香撫操二玄隺從空下飛鳴盤舞扶之而上不知所之逢年頫首日固宜有是

陳瑞巡撫湖廣適江陵父死瑞詣其家出麻巾袖中加経而戴之哭盡哀因跪見江陵母哭前致詞母指旁廝役曰若屬幸一垂盼瑞起揖廝曰瑞安能重公公乃能重瑞耳聞者掩口

魏忠賢因食時偶曰吾最不喜粥尙書周應秋以爲竹也令園丁一日斬之至盡

吳閣學甡初出范濟世門濟世以移宮齮齕東林甡頗引退濟世答以公道昭明彈冠其時何遽言退甡歎息其語人皆傳笑及甡爲相致書裔侍御可聘亦以正人滿朝天下太平爲言可聘曰今寇鹵交訌兵耗餉匱擢幾輩同志遂致太平耶

鄭輔以偉善讀書而票擬非長偶疏有何況二字誤謂人名也批擬提問致被訐責嘗懸筆不能下周玉繩哂之以偉歎曰吾富于萬卷而窘于數行乃爲後生所笑

惑溺

楊文貞子稷惡已暨聞王文端爲文貞言之遂請省墓實欲制其子稷知每驛遞先置所親譽之颺言人忌公功名盛故特謗稷耳及見稷氈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文貞疑文端妬已還京出之吏部

劉文介主試順天陳循王文皆以子屬已二子皆不中循文因劾儼考閱不明題語誹謗帝重違二臣令其子准會試文復疏辨張益曰大臣而私其子如國體何

陳繼方落魄嗜酒每賦詩必酒酣以往才始暢發嘗好一姬姬請賦百首乃肯相就遂力爲賦至六十餘竟醉

憊以死

李西涯與楊邃菴極相善佞倖謀欲害邃菴西涯力救邃菴德之及西涯病劇同列往視西涯以謚爲憂邃菴曰國朝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西涯于牀上頓首稱謝

楊君謙才列仕版卽建危言棄官如屣晚年騷屑之甚武宗南巡因徐霖仙進打虎詞以希進用議者以爲血氣既衰苟得不戒

嚴世蕃嗜古珍玩購以獻者無筭甚至發人塚墓時人

謠曰諧不諧問椎埋求尊官且探丸
弇州作曇陽子傳幾數萬言文飾之言多語神怪極其
誕妄至稱曇陽先師甘心門下
吳少君家蘭溪城東有腴田盡易磽瘦鑿溝引山泉繞
入玉雪厨銅池以此破其家嘗以數縑市一大瓢摩挲
鑱錫暗室發光過荆溪盜發其篋怒而碎之抱而泣果
曰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
方太古嘗與黃省曾遇于途誦所吟新詩會雨至黃匆
遽欲歸方益徐誦不輟已而雨大濡浥乃徐步別去明

日謂客曰昨興頗洽

屠赤水隆放情詩酒中自簡罷官談空覈玄自詭出世

或掖乩稱慧虛子遂篤信之病革猶扶牀凝望幾慧虛

飈輪迎我

吳人孫七政能詩好客有園池日與四方詞客賦詩宴

賞客醉遺溺戽水出諸城外引隍水滌之累數百金

明語林卷十三

明語林卷十四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仇隙

胡惟庸以劉誠意嘗沮其相怨之後基告歸以淡洋故多醝盜請設巡司沚之惟庸使人上書言基故善相地以淡洋有王氣購之不得故有是請上命奪基祿後誠意病惟庸乃遣醫來視疾既飲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遂不起

馬順子年二十病劇一日欻起捉順髮曰我劉球也死老奴令而異日禍踰我順拜謝俄而子乃死

徐有貞南遷之議于公廷斥之已求補祭酒因門人楊宜以請公亦才而許之爲言於景帝帝曰才而不端不可以師多士有貞以公沮之乃益恨公曹石將兵而橫公復裁抑之張軏征苗公劾其失律楊善以賞薄亦以公故遂比謀陷公

于公在本兵嘗倚任范廣張賜即軏也故怨廣及于公死并誣殺之亡何賜出忽途中自揖左右驚問故曰范廣

也歸發病死

王允塩（維楨）以母老病乞南得祭酒道華山爲文祭之言母素敬神當得蒙庇吾太史能爲文以不朽神後王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愈素恨王假華山神爲文詈而僇之

歷城尹公旻素不善尹直禮侍缺他有舉薦上不允以直爲之翌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是益相仇怨

龍宗武既以媚江陵殺義士吳仕期遂獵遷少參江陵

敗論戍廉州逃歸爲有司所捕笞之宗武恚發狂飲穢自謂我仕期呼巳子爲宗武而大椎椎殺之

盧枏雅負才望濬令陽浮慕之約旦日過盧飲盧喜因翁媪具酒饌甚恭日昃令不至盧遂斗酒自勞比令至稱醉不能具賓主禮令恚曰乃爲傖父子所辱遂以家人獄陰中之

杜拯爲工部侍郎恣橫鄉里其治墓門或竊議其不利聞而擒之笞其臀三十其人歸聚族而篡取拯亦笞之三十拯還墓治創夜有踰垣入者斬拯首爲捕治忽數

人自首于官曰杜侍郎殺某某官不問而獨問其見殺何也今爲死者亦足矣

蔚鍾以河南僉事歸一少年美而獧利武捷通書自云河南部人有官事願托爲奴鍾甚嬖之兩月餘委寄踰諸幹與之莊所分遣諸從者徵逋責抵暮則鍾已横尸地上失其首廐中駿馬與少年偕逸矣葢河南怨家募使殺之竟不得主名

孝子王世民父爲族子所殺不忍析骸而撿聽宗人割仇田以償世民受之誓勿茹毫末賦役外歲藉所入市

金而扃之佯與仇爲好卽飲仇家歸必計脯餚醬醢之屬估而識其值鑄利斧鐫姓名其上乃殺仇自首出牘與金若干曰此仇晦所出也又出他錣若干曰此飲仇費也

倪文煥媚璫劾周忠介蘇民憤殺緹騎五人坐斬已文煥家居忽忽不樂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周公庭井石闔飛舞空中良久而隕聲轟若雷已忠介子茂蘭血疏頌父寃詔誅文煥

徽人程夢庚有白定古鼎值千金崔呈秀心悅而丐之

夢庚悋不應已謁相馮銓見鼎在銓所問所自昱乃夢庚
餽也遂大啣恨嘗人吳養春之獄是秀啖其逆僕徐天
榮并連坐死
阮大鋮既殺雷周二公國破竄閩渡仙霞嶺忽騶從卻
不能前空中聞戈戟鏗鍧大鋮馬上嚄唶呼二公謝罪
馬驚旁突崖谷大鋮墜曳馬韉數十里肢體糜潰僕從
云空中有衣朱綠者云

明語林卷十四

補遺

德行

劉仁宅是忠宣父以楊文定舉爲御史文定歸里還朝道華容便相造見忠宣方幼問汝父安在對曰在道中曰母安在曰隣家治麪文定起徧視家所有遂援忠宣達寢所見牀上惟蒲席布被喜曰所操若此不負御史

嚴文靖訥構一樓既成而落之縱酒宴客四顧憫然若不豫色者客徵之乃曰吾不察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受禍也亟更之使東向而南北其棟直

劉憲副廷梅聘婦胡氏委禽而有父之喪母蕭恭人趣從俗成婚廷梅不可毋曰吾惙惙不能奉君祖父母誰代吾饋者胡翁聞而遣女于歸公謝弗成吾已以孤而執喪胡以女而主饋養王舅姑焉

政事

嚴文靖語其子曰吾才小弱而愨不稱大任所不媿者吏部一官能使長安金賤而士貴其縉紳不四顧而有憾于启穴

周萊峯思兼知平度州巡行阡陌不從輿隸屢縛一藍輿置飯一盂其上令鄉民以次舁舁行民懽呼迎曰吾

父來

言志

章楓山以僉事福建考績赴部遂疏致政冢宰慰留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楓山矢口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酷多矣年未艾而早斑亦老疾矣

麻孟璇三衡幼孤祖母徐安人嚴頻朴笞之家人笑問臀知痛否答曰便痛與膚習吾異日好作楊繼盛受廷杖耳

方正

徐華陽元太以考功郎知貢舉江陵欲並中其二子同考官互相譏諉覗爲奇貨一子卷落公房竟塗抹之江陵怒謫公太安已江陵疾遣子嗣修禱于太山巡撫檄公治具陪往公書報曰是役也子爲父禱非臣爲君禱也毅不肯往謂人曰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

高江尹新城敷以亢直忤稅監中官盧受嘗宴之會雪而寒命索衣受出貂裘衣之衣至解還受欲因以贈江笑曰子思不受狐白于子方吾賢不及子思而君裘美

踰子方吾何敢受受姪旁强之遽拂衣起

張司空守道居官無岸異而未嘗濡染權倖崔星秀投刺來詣謝弗與通瞯亡往荅泊遷南太常南中方營建璫祠督監某招摇諸大紳致其報謁入祠多罄折俯拜司空又瞯亡弗入遐諸途叱輿人迂道避去

吳舍人懷賢與傅應星同官以應星爲魏璫甥亢不爲禮楊忠烈劾璫二十四大罪懷賢擊節稱賞繕稿而旁識之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即時安置遂以誹謗坐楊左獄論死

雅量

陸貞山粲將劾張桂夜草疏而鬼哭于庭貞山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

識鑒

曾襄愍銑復套之策朝廷大加褒賞議在必行王公以旂爲本兵亦以爲便時余德甫曰德客于王公公密咨之德甫曰吾聞玆事實夏相主之夏相驕嚴相險而相爲敵曾公且不自保何暇成功名乎

容止

趙參議承謙長七尺餘虬髯軒鼻少爲諸生里舍兒已目屬之而辭貌嚴冷不骫骳傅人意間有所不可目光怒射面須蝟張且語且咤稍已則理鬚懽然亡芥蔕

排調

李西涯在翰院教習庶嘗頗事諧謔出句曰庭前花未放衆易之各對皆弗稱因曰何不言閣下李先生